

董尧 著

北洋兵戈

⑤

北洋儒将吴佩孚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北洋儒将吴佩孚

董 尧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儒将吴佩孚 / 董尧著. —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4

(北洋兵戈)

ISBN 7-5005-5714-0

I. 北... II. 董... III. 吴佩孚 (1873~1939) — 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4437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010)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010)64033436

湖北南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电话: (027)88391585 88391589

北京市华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5.375 印张 2791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全十册): 195.00 元

ISBN 7-5005-5714-0/K·002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南财公司负责调换)

徜徉于奸雄与英雄之间

——《北洋兵戈》序

田秉锸

十卷本系列纪实文学《北洋兵戈》是董尧先生的有谓之作。为十人立传，耗二十年功，积三百万言，先生大可无憾矣。丹青施于天地，臧否贯乎古今，物议何如，不必理它，做成了一件自我选择的事，总是痛快淋漓的。

名为“纪实文学”，“史传”的色彩毕竟浓烈。故《北洋兵戈》既可视作小说家言，亦可作史读、作野史读、作闲史读、作逸史读、作奸雄史读、作英雄史读……无意间，董尧先生又做了一回太史公，幸甚！幸甚！

这太史公很难做。一难，相隔时距太短，历史的混沌尚未沉淀出水清沙白的了然；二难，主流偏见太重，武断的谏议依然左右着官方民间的口舌。你写，你写什么？你凭什么写？好在，董尧先生早在写作的中途，即已脱离了鱼贯相随的精神队列，借“离休”之机，完成了他无职无位的平民回归。每每相聚，杯酒畅言，董尧先生无不慨然于精神之自由、笔之自由得来不易。常聚常饮，常饮常醉，常醉而常清明，醉眼中回望二十年心路，《北洋兵戈》只能是一个平民文化人历史思索后的个人话语。

目下流行的中国近、现代史，将公元1912年至公元1928年间的中华民国史定性为“军阀政府”背景下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不很恰当的。如果多一点历史的权衡，我们自会承认，中国

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当年的理想，辛亥之后九十年尚未完全成就，谁又有权利气壮如牛地将中华民国最初的十六年描成污团？中国，至今依然还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极多，所以这期间多无验之成效的思维定式、行为定式或权力定式。中华民国初期的大局波荡，这也是武人、文人、能人、坏人一逞其志的诱因。

《北洋兵戈》纪实文学的传主共十人，不论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抵皆为否定对象。董尧先生为这些历史人物立传，无异于公开了一种有别于政治审判的文化评判立场。这是需要胆气的。

粗览《北洋兵戈》，我知道董尧先生的文化评判还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理解和人文宽容。因为，他追踪的是历史的人迹，并由此探寻历史的人心、人情或人智；转换为文字，《北洋兵戈》自然也成为一份迟到的关于中华民国初期风云人物的奋斗、发达、寂灭的记录。何必要分什么反与正呢？那是戏台的演出之需。生活中，没有人来得及丈量人性，匆匆过客，抓住了所求，又纷纷抛弃了所得。

我钦佩董尧先生的写作毅力。我更钦佩他对十位传主的人性、人格所作的历史开掘。辩帅张勋，何其“反动”耳！但他的政治忠诚所折射出的人格坚定，正是他之后纷纭政坛上消磨最甚的良知良能。他如吴佩孚、段琪瑞、张作霖诸公，在爱国守节的层面上，也是没有污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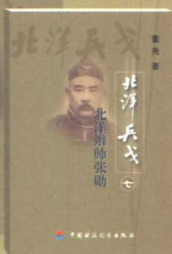
因为资料所限，《北洋兵戈》一书目前还做不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大略如此，皂白仿佛，作者与读者，基本可以无憾也。是为序。万千言又在序外。

2001年6月16日



作者简介

董尧，1931年12月出生，安徽省萧县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编审。曾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中篇小说集等专著共12部；穷20年心血，完成《北洋兵戈》10卷。



目 录

第 一 章	初识曹锟·····	(1)
第 二 章	吴管带沽名释土豪 ·····	(13)
第 三 章	醉意朦胧,歪打正着·····	(26)
第 四 章	二下潇湘 ·····	(41)
第 五 章	认敌为友,暗通湘军·····	(54)
第 六 章	雄踞洛阳 ·····	(68)
第 七 章	挥师长江 ·····	(81)
第 八 章	直奉大战前夕 ·····	(91)
第 九 章	曹、吴异梦 ·····	(105)
第 十 章	“保定派”与“洛阳派”·····	(120)
第 十 一 章	八方风雨会中州·····	(132)
第 十 二 章	古北口兵马倒戈·····	(145)
第 十 三 章	冯玉祥回师北京·····	(158)
第 十 四 章	吴大帅兵败浮海·····	(169)
第 十 五 章	北京城风云变幻·····	(182)
第 十 六 章	败逃四川·····	(194)
第 十 七 章	西南匆匆·····	(208)
第 十 八 章	竹阳缴械·····	(219)
第 十 九 章	喜怒无常绥定城·····	(233)
第 二 十 章	声东击西谋新路·····	(245)
第二十一章	出蜀入甘·····	(256)
第二十二章	入甘路上·····	(266)

第二十三章	兰州城昙花一现·····	(276)
第二十四章	再度流浪兴国军·····	(286)
第二十五章	困厄京城·····	(298)
第二十六章	日伪汉奸的引诱·····	(311)
第二十七章	不当汉奸·····	(323)
第二十八章	黔驴技穷 无计可施 ·····	(335)
第二十九章	秋风落叶北京城·····	(347)
后记	·····	(355)

第一章

初 识 曹 锴

公元 1896 年 12 月。

北京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里的“隆庆客棧”旁边，有一个年约二十二、三岁的人在那里摆设卦摊。此人身材魁伟，面貌皙白，眉清目秀，有一表书生气质；只是穿着很少“京味”，那副局促的表情，让人一看便知是自偏远乡间来的。乡间青年跑到京城来算卦，这对识多见广的北京人，自然有种“骗饭吃”的印象。所以，年轻人在凛冽的风中站了两天，竟是无人光顾。到第三天，他着急了，觉得抄手等客不行，得厚着脸皮拉客。

第三天早饭之后，那青年人把自写的“招牌”朝地上一摊，便两只眼睛滴滴溜溜地望着街巷行人，想瞅准“目标”，拉一个主顾。北京人有个习惯，寒冬腊月，男人们很少早起，很少上街；女人们家务忙完也就到太阳老高了，然后才挎着菜蓝子去买菜。这青年人瞅了半天，也不曾觅准一个对象。肚里早已咕咕作响了，他心中也有些焦急。他是外乡人，身上的盘费已所剩无几了，若不是这两天勒紧腰带，早已囊中空空。再找不到主，可就真的要“喝西北风”了。说来也不幸，正是青年人着急时，天空竟稀稀落落地飘起了雪花。落雪了，行人更少了，青年人想收摊子。他躬下身，又犹豫了。“摊子一收，财路自绝，我这嘴往哪里搁呢？”他叹了口气，只把“招牌”朝一个檐下移了移，仍然立在那里。

也该着这位青年人天不绝路，正是他焦急之际，一个老者打着一把金黄色的油布伞晃晃悠悠地走来。青年人仔细观察了老人的上上下下，匆匆走上前去，先是深深地鞠一躬，然后口气谦虚地说：“王老伯，您上街？家中必有急事。是有病人，对么？”

那老者抬眼看看，不认识。有些迟疑地问：“年轻人，你怎么知道老汉我姓王？”

年轻人指指面前的八卦招牌，自作介绍说：“学生自幼随家祖熟研子平六壬，二十岁即能卜出吉凶祸福，难道老伯姓氏还瞒得了学生！”

老者惊讶了！忙又问：“你怎么知道我家有病人？”

“学生不仅知老伯家有病人，还知老伯家的病人为妇女！”

“啊！？”老汉更惊讶了。忙揉揉眼，上下打量一番年轻人，见他倒也清秀，面貌端庄，不像个江湖骗子。忙把他领到一个僻静处，说：“老汉家事不幸，果然如阁下所说，老妻偶患疾病，儿女又不在身边；请了郎中，这药还得我亲自去抓。不想您都卜得如亲眼所见，可见您学问不浅呀！好好，您就先替老汉卜一卦，看看吉凶如何？”

年轻人一见老汉对自己很是相信了，便又胡乱问八字，相面貌，真真假假说一通似是而非的子平术语，老汉又皱眉、又点首，最后付了卦钱，这才又晃晃悠悠地走开。年轻人一天的饭钱有了，看看雪也下大了，西风更紧，刺面如刀，街上的行人更少了，他这才收拾招牌，转回客棧。

要问这位年轻人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谁、因何来到京城又做起如此营生？话可就得说远些儿了——

渤海边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蓬莱，山临海，海依山，风景十分秀丽；城北不远的丹崖山巅有座俏俊去处，叫蓬莱阁，下临大海，凌空而建，素称“仙境”。古代传说蓬莱、方丈、瀛洲为海上三仙

山，山上住着仙人和生长着不老药。“八仙过海”就指在这里。

蓬莱属于登州府，县城做生意买卖十分热闹，其中有一家杂货铺，名叫“安香斋”，经营油盐酱醋、茶糖烟酒。店主人姓吴，名可成，为人倒也忠厚；妻张氏，勤劳善良，乐善好施，白天帮助丈夫照料小店，夜晚纺纱织布，一家人日子过得倒也舒适。这张氏前年生了一个儿子，一家人十分欢喜，起了个乳名叫“道”，排辈是“孚”字，家人连着叫便是“道孚”。道孚短命，还没有看清楚这个世界便夭折了。张氏又怀了孕，到了大清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七（也就是公元1874年4月22日），即到了分娩期。吴可成怕照顾不周，来了的孩子再走，几天前便把店门关起来不经营了，一心照顾妻子。谁知张氏生产不顺，弄得吴可成三天三宿不敢离床，不能合眼。到初七这天晚上，可成累极了，便坐在妻子床边打了个盹。

这一打盹不要紧，竟梦见抗倭寇的名将、蓬莱同乡戚继光走到自己家中来了。县城内有戚家祠堂，祠堂边还有戚继光父子的总督坊，都是三百多年前朝廷给修造的。蓬莱人对戚家父子无不悉知、无不敬仰。吴可成见戚继光来了，忙起身去迎。忽然醒来，却是一梦。正值此时，夫人张氏又生一子。吴可成对妻子说：“适才我梦见戚继光将军到咱们家来了，恰在此时儿子降世，料想此子不凡。”

全家大喜，四邻同贺。吴可成也是粗识文墨的人，知道戚继光有个雅号，叫“佩玉”。于是，便将此二字拆开，以“佩”字给儿子用名，以“玉”字给儿子作号。这个新生的儿子便叫“吴佩孚”，号“子玉”。

父母对佩孚寄予厚望，六岁便送入塾中读书。佩孚好学，生性聪明，倒也进步很快。到了十四岁时，家遭不幸，吴可成一病亡逝了。此时除了佩孚之外，还有一个十一岁的弟弟文孚。孤儿寡母三人，生活渐渐困难起来。

吴佩孚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便自动不上学，到登州水师营当

了一名学兵。可是，吴佩孚从小颇有抱负，不愿只为温饱。当学兵期间，又去拜登州的名儒李丕森为师，继续苦读。由于虚心好学，深受李丕森爱护。到了公元1896年，吴佩孚二十三岁，竟中了秀才，眼看着成了官场上的人物。

俟近官场的人和俟近乞丐不一样，总要学学官场上的气派。吴佩孚中秀才没多久，便染上吸食大烟的习惯，终日趑趄趑趄，出入烟馆。旧时的鸦片馆子，也分三五九等，吸鸦片人的，也是高下不一：官家、豪富，有人侍候，入雅座，吸足了躺一阵，再高兴了，找个唱曲的妮玩玩；一般流氓无赖，只能在大房间自炊自食，填饱肚子，调转身子便走，腰中空空时，总不免向老板低三下四说几句好话，“改日活翻了，再还上”。吴佩孚不是这两种人，官场还未入，无赖又不是，靠老爹的杂货铺赚几个钱，也只能过过一般的瘾。有一次，小铺生意不好，几天吴佩孚都断了炊。好容易从娘的钱罐里摸出几个铜板，又到当铺里当了两件娘的衣服，这才朝馆里走去。谁知，一般房间正赶上“客满”，掌柜的一看是“吴大秀才”，虽知他囊中不富，秀才总还是优人一等的，便领他进了“雅座”。

吴佩孚沾沾自喜，正摇头晃脑，腾云架雾时，一个大腹便便的家伙走进来。吴佩孚搭眼一看，认得，是当地的大土豪翁钦生，登州府里首户，表侄子正做着县太爷，是一个走路都横扫八邻的恶霸。吴佩孚想躲，已是来不及了。

这翁钦生今儿高兴，在窑子里带一个小妮，让老板给他留个雅座“舒舒坦坦地玩玩”。谁知一进门碰上这个年轻人（他不认识吴佩孚）扫了他的兴，便十分生气。眼一瞪，脚一抬，一边狠狠地踢去，一边狠狠地骂一声：“滚！”

吴佩孚连滚带爬，溜出了烟馆。

吴佩孚是读过“圣贤”书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同样花钱，你有什么资格撵我！”心里十分气怒。若是平民百姓，遭此屈辱也就吞

气咽声了，偏偏吴佩孚是秀才，气咽不下。可一时又想不出法儿报复。很是气闷，死死地在家中闷睡几天，最后决定去求助流氓地痞。原来登州蓬莱这地方有一伙流氓无赖，终日靠着滋事为生，三天不打闹，心中生火；如今秀才找上门“请帮忙”，索性大打大闹一场，反正有人收科。于是，趁着翁钦生的老娘做寿时，突然袭击，一群流氓大闹寿堂，把翁家搞得翻天覆地，破破烂烂。男女宾客，不欢而散。

那翁钦生是个头面人物，哪里吃得下这口气！找到表侄子，要他“限期捉拿肇事者，一定正法”，以消除心头之恨。

蓬莱城，弹丸之地，出了如此轰动大闹寿堂之事，哪还打听不清。结果查明，寻衅闹事之祸首还是一个秀才。于是，以“蔑视法纪、寻衅闹事、搅乱治安”为名，革去功名，缉拿在案。吴佩孚不敢在蓬莱蹲了，这才背乡离井，跑到北京，去投靠父亲吴可成的一个叫孙庭瑶的朋友。离家的那天深夜，寡母把他叫到身边，揉着滚滚的泪水对他说：“佩孚，你爹去世的时候，就把这个家交给你了，实指望你能争气，把家带好。谁知你不安份，连县官也得罪了，落得有家也不能蹲。”

佩孚对娘说：“娘，我看不下去，他们依官行势、敲诈勒索。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些贪官都斩尽杀绝！”

“你呀！”娘提心吊胆，“总是好胜。有一天当了官，怕也会这样呢。”娘又问他：“家里不能蹲，你想到哪里去呢？”

“五尺汉子，难道天底下就没有立足之地！”

“娘不放心呀！”娘又揉泪了。“你爹有个朋友，叫孙庭瑶。现在京城开一家客栈。要不，你去京城找找他。”

吴佩孚知道这位孙庭瑶仁伯。父亲在世时，两家的来往也还密切。有一年，孙庭瑶走投无路了，还在蓬莱住过几个月。最后，还是父亲帮助路费，他才过海到大连去谋生。吴佩孚说：“娘，我就去北京吧。我想这位仁伯是会帮忙的。”

娘还是叹息着说：“也不能想得过高。如今咱家日月窘迫，你又走投无门，是求上人家的。听你爹说过，这个孙庭瑶为人不怎么的。你处处细心点儿。”

“我知道了。”吴佩孚说：“我想他不会不认我这个仁侄的。”

吴佩孚到了北京，按照娘给他的地址，在崇文门外巾帽胡同找到了隆庆客栈。孙庭瑶一听是蓬莱的老仁侄来了，忙着接到家中，一边安排饭菜，一边忧伤地说：“自从你爹死后，我无一天不在难过。俺弟兄俩生死之交，不想他竟早走了。这几天，我忙得脱不开身，早想去看看你娘几个，就是没法动身！年上，听说你还中了秀才。我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不一般！以后准可以创出个出人头地……”

“老仁伯你过奖了。现在……”吴佩孚叹息着把遭遇情况如实地对孙仁伯说了，然后说：“家中无法蹲了，才来这里找仁伯。”

孙庭瑶一听吴佩孚被革了功名，官府还要缉拿，顿时脸寒下来。“这孩子是来避难的！？”

这孙庭瑶，算是被吴可成看透了，“为人不怎么的”。此人脑子很灵活，只想着“对我生财”；两只眼睛大大的，但只看到钱眼；跟谁共事，也总想对自个儿有利。原以为这位仁侄来京会给自己增添点光彩，现在倒好，说不定受他连累。于是，转着弯儿说：“贤侄，你在难处来找我，该来。谁叫我跟你爹是结过金兰的！一炷香前跪倒，就是一母同胞！你不来找我，我还觉得生分呢。只是，这天子脚下，混饭也是极其不易的。我手下这庄客栈，地僻客少，月月进不了多少项，去了官税、日用，便连皮也刮着了；有时还得亏欠许多，只怕无大能耐照顾贤侄。”

吴佩孚一听，心里凉了。“这位仁伯是在下‘逐客令’！”要是平时，他便转身去了。现在不行，身在难处，走投无路，忍气吞声地得先有个栖身处。要不，诺大的京城，自己两眼黑，朝哪里去呢？

“仁伯的情况小侄明白。”吴佩孚说：“我不想难为仁伯。小侄离家时，还带了些盘费，只求仁伯给个床铺躺下。生活么，还是能够凑合的。小侄也不想坐吃山空，更不想给仁伯添更多困难。”

孙庭瑶这才轻轻放下心。说：“老仁伯面赧呀！贤侄既然吃用尚可自理，我便在小栈里为你安排一张床铺，也免得在京中流浪，仁伯放心不下。”

吴佩孚在京城总算有了栖身之处。住下之后，他却犯了愁：家境困窘，哪里有许多银钱供他携带，身边几个盘费，一路上早已花去十之八九，所剩也只能够三两日便饭，往后这日子该怎么过呢？别看吴佩孚身处困境，心还是比较傲的，不愿低头向这位仁伯乞求。他躺到床上苦思有时，终于想出了一个临时方法：春节快到了，他把腰中的余钱拿出，到市上买了笔墨、红纸，写春联到街上去卖。吴佩孚是中过秀才的，自幼“斗方”还是磨了许多，有一笔还算俊秀的书法，写出的春联，深受市民的喜欢。可是，春联一年只贴一次，谁家也不会买下存起。几天之后，也便生意萧条了。没有办法，吴佩孚才在街头摆起卦摊。

吴佩孚对于子平六壬一类星象之书，只是略知一点，说不上明白，更说不上精通。人到难处，也算“病重乱投医”，不得不找出法儿混饭吃。他也有点自信，自信心眼机灵，自信有一张伶牙俐齿。“可骗则骗，不可骗一笑了之”。那一天就骗住了一位姓王的老汉。究其实，哪里是他推卜有术，知前知后呢？而完全是随机应变、察言观色而已。

那日的雪渐渐大了，吴佩孚想收卦摊，肚子又不允，雪中焦急，陡然灵机一动：他见那老者打着的油布伞上，用黑墨写着“三槐堂”三个大字，这也是旧时人家的习俗了，办事、记物，不直接写姓氏，只写堂号。这三槐堂是王姓的堂号。吴佩孚想：“老人不会是借伞外出，城里人不同乡下人，家家有伞。”所以他喊了声“王老伯！”这

一喊就抓住了老汉的心！老汉不走了，这也是俗话说的，“不怕不信神，只怕家中有病人”。家有病人，总想问个吉凶。当老汉站在吴佩孚面前时，他见他手中拿张纸头，纸头上露出中药名，其中有一味只有妇女才常用的中药叫“当归”。所以，他又说老汉家中有病人，病人是妇女！

三句话，句句真切。老汉便大吃一惊：“这位年轻人行呀！神仙一般的卜术，说得分毫不差！可以信得过！”

老汉倾了心，吴佩孚也放了心。这才卖弄一番，骗钱到手。

别看京城是天子脚下，人文荟萃，多半市民还是庸碌之辈，信天信神，信命信鬼，巾帽胡同里又经王老汉一宣传，卜卦年轻人能够未卜先知，洞察秋毫，真真切切！吴佩孚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声望大了，上摊求卦的人也多了。吃饭不再犯愁，腰中渐渐多了铜板。

有一天，他正在忙着应接顾客，一个庄稼人模样的顾客蹲在卦摊前，他头戴一顶棉线帽，身穿一件棉长袍，腋下还夹一个印花棉布的小包裹。别的顾客走了之后，吴佩孚才问他：“先生，你要问什么？”

那人仰起脸来，吴佩孚吃了一惊：“亮孚哥，是你？你啥时候到北京来的？”

来人是他的本家堂兄吴亮孚。这吴亮孚是到军营里探亲的，受婶母之托返家的途中来巾帽胡同打听吴佩孚，看看他生活的情况。吴亮孚站起身，说：“二弟，街旁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住哪里？咱们到你的住处再说话。”

吴佩孚收拾了卦摊，领着堂兄走进隆庆客栈，先提了一壶茶，然后又在小馆子里要了四样菜、一壶酒，兄弟俩便面对面边喝边说起来。吴亮孚对他说了一些“家中还平安，日子也过得去，婶子和老三身子也好”等家常事，又说：“婶子就是对你放心不下，终天烧香念佛，还怕你有灾有难。”